

# 风洞 | 单身生育时代：“我不会结婚，也别问孩子父亲是谁”（三）

于女性、两性关系不一定能平等和相互尊重。同时在传统婚姻里，女性要承担的身份义务不仅是母亲，还有妻子和儿媳，那么有的女性会想放弃后两个身份的义务，但还是非常接受母亲的身份，于是便选择单身生育。

“（单身妈妈）她们把生育看作是自己成长和自我实现的一部分。而且她们也认为，在当下社会，婚姻的连接度不如和父母、小孩连接度高。”高晓君说。

## 04 人工助孕，太多限制

南京师范大学的一篇法学硕士生论文《我国单身女性生育权研究》介绍到，女性单身生育的情况，大致可分为三种：一是没有伴侣亦暂无结婚打算，出于个人意愿主动希望在单身时

生下孩子；二是原先有伴侣，怀孕后分手；三是女性同性恋者。

李颖是一名女同性恋者，她在几年前就决定要单身生孩子，因为她很明确自己想要一个小孩，同时不会步入异性婚姻中。今年28岁的她，计划要在32岁前完成生育，她一直在研究可以在哪里购买精子，对比哪些机构比较可靠。

长期关注妇女权益、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永梅认为，目前单身女性生育面临的一个问题是，她们无法使用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来让自己怀孕。很多单身女性只是想去精子库，用人工辅助技术来生一个孩子。

其实，在鼓励生育的背景下，今年3月下旬，北京将把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

保，全国多省市也准备将其纳入医保，不过依照现行规定，单身女性仍不能使用这项技术。

这一背景意味着，想要通过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怀孕的单身女性，难以在国内公立医院完成相关手术，而一些女性会选择到国外进行。

李颖的计划也是通过购买精子和试管方式怀孕，而目前面临的阻碍是，无法同时兼顾工作和手术，因为她的工作不允许长时间离开所在城市，加上现有疫情，她也不想为了生孩子而影响事业。

“如果希望提高生育率，为什么不能让想生育的女性都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去生孩子？”李颖觉得，目前鼓励生育的政策基础还是要有男人参与，女性才能生孩子。

有单身生育意愿的刘珺也认为，如果允许未婚女性合法使用精子库，生育率会提高，“毕竟花时间在寻找人生合伙人的路上可能很漫长，不一定每个女性都可以在15-50岁这个期间（生理时间）遇到。”不过，她也认为在实施时应该做出限制，因为抚养孩子需要投入大量精力、物力，孩子成长也需要一个

负责的引导者。她觉得如果纳入如资产、信用等审查，可以防止弃养等后续问题。

## 05 单身生育，权益小组

在陈玲的生育时间表上，计划是35岁前完成冻卵，之后的五年内，生下孩子。

今年26岁的陈玲在北京互联网公司工作，她有计划要单身生孩子，但并不想因生育影响职业发展，相应地她决定把生育计划后延，因此需要先完成冻卵。

冻卵也属于一项辅助生育的医疗技术，有女性会选择在卵子功能好的年龄段进行冻卵，待有生育需要时再取出。当前国内并没有医疗机构能为女性提供冻卵，陈玲打算到澳大利亚做冻卵手术，这预计要花费十万元。

不管是冻卵还是单身生育，都是一件高门槛的事情，要求女性有足够的经济基础，还能抵住社会文化的偏见。

陈玲加入了一些关注单身生育、冻卵的群组，发现群友有很明显的共性——生活在一二线城市，受过良好教育，她认为这种共性正是因为门槛高，资源更少的女性则难以选择这个路径。

“单身&非婚权益小组”是一个由关注单身者和非婚关系者权益的小组，平时会组织一些相关的线上活动。

该小组的几名成员向风洞介绍，非婚生育在国内现实环境里一直是受歧视的，最早时申报户口也很困难，现在户口问题解决了，但是生育保险等问题还是没有解决，单身者和非婚关系者（尤其是其中女性）的权益常被忽略。

她们梳理了这十年来100个官方关注的性别平等及女性的新闻事件，只有两条涉及到单身非婚女性权益。“单身非婚女性权益受损的事件每天都在发生，这种‘不被看到’本身就是对于权益的侵害和反对。”一名小组成员强调道。

其中一名小组成员“饭饭”则指出，目前社会文化越来越能接纳有钱、有资源的女性单身生育，但是对于贫穷阶层的女性，不要说单身生育，即使是在婚姻内的生育，也会有“穷人没有资格生育”的声音出现。

她认为，虽然社会上赞同“单身生育”的声音越来越大，但是默认生了要靠自己养，如果单身

